

S·J·W·X
M·Z·C·S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前夜 Qian ye

屠格涅夫著



SHIJIE
WENXUE
MING ZHU CONG SHU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前 夜

屠格涅夫 著
黄 伟 经 译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НАКАНУНЕ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伊·谢·屠格涅夫文集(十二卷集)》第三卷莫斯科1954年版译出。

伊·谢·屠格涅夫像，系按俄国著名画家瓦·格·彼罗夫所作的油画复制。

前 夜

(俄)屠格涅夫 著

黄伟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5印张 插页：像1页 20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50册

统一书号：10110·465 定价：1.70元

译 本 序

余 振

屠格涅夫(1818——1883)的整个创作,特别是他的六部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8)、《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是用文学创作形式记录下来的俄国由贵族进步活动家的革命转向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是一个能言而不能行的贵族青年,《贵族之家》中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在与莉莎的爱情中顾虑重重,软弱无力,已经说明了贵族进步青年的革命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能举起这支革命的接力棒的,只有新型的平民知识分子。屠格涅夫虽然不理解也不赞同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但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他还是看得清楚的。他不仅看到这种新人已经诞生,而且看到他们已经走上历史舞台。俄皇为整个的形势所逼,也不得不假惺惺地准备自上而下的改革——农奴解放。不过,屠格涅夫还没有看穿俄皇的改革是一场骗局,他还等待着这一场改革的到来。在他看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俄国,正处于改革的“前夜”。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日何时到来?》中写道:“在《前夜》中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与思想的自然发展进程的无法抗拒的影响,作者的思想与想象不知不觉地也服从于这种进程。”杜勃罗留波夫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屠格涅夫在新的小说中,“试图走上当代前进运动所遵循的道路……”事实上,《前夜》是肯定主人公社会价值的第一

部小说，同时又是以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为中心的第一部小说；新的主人公英沙罗夫跟罗亭与拉夫列茨基正好相反，他丝毫没有个人利己主义，他一心一意想的只是解放自己的祖国。他虽然也象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一样，经历过爱情的考验，但在爱情的考验中他是胜利者，他在人的本质上（金钱关系上，对待偶然遇到吃醉酒的德国人的行动上），都比一般人高出一头。他同保加利亚同胞、同普通人的交往上，同运动领导人的关系上，处处表现出他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个不畏艰苦的无私的战士。他不是由作家凭空虚构的，他的原型是名叫H·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人。

叶连娜比英沙罗夫还要高大，这是屠格涅夫所塑造的最高大的妇女形象之一。象这样的妇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还不多见。英沙罗夫的言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唯独看不到他的内心世界，这是因为作家也不大了解它。叶连娜呢，通过她的日记等，我们可以把她看得更清晰、更深入，因而她的形象就比英沙罗夫更具体，更生动。叶连娜对待朋友——别尔谢涅夫和舒宾非常真诚，对英沙罗夫的爱情十分慎重而又十分坚决。她爱英沙罗夫，只是因为他的性格诚实、行为正直，特别因为他怀着决心解放自己的祖国的崇高理想。叶连娜为了对英沙罗夫的爱情，不惜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的祖国。英沙罗夫不幸短命去世后，她能含辛茹苦，继承自己丈夫未竟的事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当看护。叶连娜最后的命运虽然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但可以肯定，她为了完成丈夫的遗志，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英沙罗夫虽然不是俄国人，但杜勃罗留波夫也指出过，俄国的英沙罗夫即将出现。叶连娜就是不低于英沙罗夫的一个典型人物。小说中主人公的两位朋友，也都是正直的人。舒宾比较浪漫

主义一些，象个艺术家；别尔谢涅夫在英沙罗夫大病中日夜不停地陪侍他的这种精神，已经说明了他的优良品质。不过，他们担当不起新时代的革命任务，他们是青年贵族，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屠格涅夫在完成《前夜》之后不久，又写了塑造新人——平民知识分子的小说《父与子》。不过，他只是反映了俄国解放运动革命民主主义初期的英雄，他们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不是作家所熟悉的，所以，无论是英沙罗夫，无论是《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都没有可能写到他们的胜利，只好让他们早早地死去，作为结束。他们斗争的前途和最后胜利，有待于下一阶段另一些作家去续写。

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我国早有译本，有的还不只是一种译本。不过，过去的译本，尽管译得都相当不错，可惜都是由英语或其他语种译本转译的。这些转译的译本，大体上同俄文版原著差不多，不过，不同的地方还不少。三十、甚至四十年代，我国从事俄语翻译的人还很少，由其他语种译本转译是很自然的事。解放以后，学俄语的人多起来，甚至有段时间有过多之感，如果再没有由俄文原著直接译过来的新译本，且不说近乎怪事，恐怕也是我们学俄语的同志们、朋友们所不能容允的事吧。现在，黄伟经同志从俄文原著直接译过来的这个译本，可以说是一个很及时的译本。

我对着原文拜读黄伟经同志的译文，认为他的这个译本是非常忠实的，读起来也感觉到非常流畅。搞翻译的人，都说要忠于原文，但怎样才算忠于原文呢？说法就有分歧了。有人认为，翻译“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因为：逐字逐句直译，译文就诘屈聱牙，就是“硬译”，就是“死译”，结论就是最不忠实。黄伟经同志

的译文，我看几乎都是“逐字逐句”直译过来的，不但不感到“诘屈聱牙”，相反地，读起来感到非常流畅，就是说，他的译文不但做到“形似”，而且也做到“神似”。我认为，他所以能做到“神似”，就因为他同时首先做到“形似”。我觉得，黄伟经同志译的这部小说可以证明，那种认为逐字逐句直译就一定诘屈聱牙，就是“硬译”，就是“死译”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是经不起事实本身的检验的。

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于上海。

—

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最炎热的日子里，在离孔佐沃^①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棵高大的椴树树荫下，青草地上躺着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看去大约二十三岁，身材高大，黝黑的皮肤，黑发，尖尖的、稍微有点弯曲的鼻子，高高的前额，宽厚的嘴唇上浮现着矜持的微笑，他仰身躺着，微微眯起自己那对不大的灰色小眼睛，沉思地凝视着远方；另一位俯身趴着，两只手支着淡黄色的鬃发头，也在望着远处某个地方。他比自己的同伴大三岁，可是样子显得年轻得多；他的胡髭刚刚才长出来，下颏上还有淡淡的绒毛。在他那朝气蓬勃的、圆圆的小脸庞上，那温柔的深棕色眼睛里，那漂亮的、突出的嘴唇和白净的小手上，有一种孩子般天真可爱的东西，有一种招人喜欢的优美的表情。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焕发着健康的愉快和幸福，洋溢着青春气息——青年时代的无忧无虑，过于自信，任性和可爱的魅力。他支着头，翻动着眼睛，微笑着，好象孩子们知道别人高兴、出神地看着他们时那样做一样。他穿着一件类似短上衣的宽阔的白罩衣，一条天蓝色围巾绕着他那白嫩的脖子，一顶有皱痕的草帽随便丢在他旁边的草地上。

他的同伴跟他比较起来却显得象个老头子，而且任何人看见他那呆板的体态，都不会想到他日子过得很好，正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他笨拙地躺着；他那上宽下削的大脑袋很别扭地长在长长

^① 地方名，在莫斯科近郊。

的脖颈上；他的两只手，紧紧地裹着短短的黑常礼服的躯体，他象蚱蜢支起后腿那样竖起膝盖的两条长腿，它们的姿势都无不显现出笨拙的样子。虽然如此，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个颇有教养的人；他整个笨拙的身体显露出一种“正派端庄”的特征，而且他那并不漂亮，甚至有点儿滑稽的脸孔，也表现出一种思考的习惯和善良的品性。他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位淡黄头发的年轻人，则姓舒宾，名字叫巴维尔·雅可夫利奇^①。

“你干吗不象我一样趴着呢？”舒宾开始说道。“这样好多啦，尤其是当你把两只脚撩起来，把鞋后跟并拢的时候——你看，就这样。青草就在鼻子底下：你要是看风景看厌烦了——你就瞧一瞧某一只肥肥的小虫子，看它怎样在草茎上爬着，或者看看蚂蚁，观察它怎样在来去奔忙。真的，这样更好一些。可现在你却装出某种古典派的姿态，跟一个舞剧女演员在舞剧里把臂肘支在硬纸板制的悬岩上的样儿一模一样。你想想，你现在完全有权利休息一下。你已经获得了第三名候补博士学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休息一下吧，老兄；不要再紧张啦，你就让自己的肢体舒展舒展吧！”

舒宾带着鼻音，半懒洋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整段话（娇养惯了的孩子跟给他们带来糖果的全家欢迎的客人，就是这样说话的），他不等回答，又继续说道：

“在蚂蚁、甲虫和其他昆虫诸君身上，最使我感到惊讶的就是它们那种惊人的严肃认真精神；它们是这样骄傲、郑重其事地

① 俄罗斯人姓名的排列，一般是：头一个是名，第二个是父名，第三个是姓。也可以先称呼姓，然后才称呼名和父名。

来回跑着，好象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意义所在！得了吧，人，万物之灵，最高等的生物，在观察着它们，可是它们却不管你什么人：一只小蚊子还可以落到万物之灵的鼻尖上，把万物之灵当作食物给自己享用哩。这是令人难堪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的生命又有哪一点不如我们呢？要是我们自己可以妄自尊大，它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妄自尊大呢？喂，哲学家，你给我解答这个问题吧！你怎么不说话呀？喂？”

“什么？”别尔谢涅夫一怔说。

“什么！”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在你面前述说着一些深奥的见解，可是你却没有听他说话。”

“我在欣赏风景呢。你看，这些田野在阳光下怎样炽热地闪着亮光啊！”（别尔谢涅夫说话有点儿咬音不准确。）

“那不过是些明丽的色彩罢了，”舒宾说。“一句话，那是大自然！”

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

“所有这些，你应该比我更有感受才对。这是你的本行：你是个艺术家。”

“不，老兄；这可不是我的本行，老兄，”舒宾答辩说，把帽子戴到后脑勺上。“我是一个屠夫，老兄；肉——才是我的专业，塑造肌肉呀，肩膀呀，腿呀，手呀，但这儿没有一个模特儿，也缺乏完整性，一切都显得支离破碎……你试试去捕捉住一个完整的形态吧！”

“可要知道，这儿也有美啊，”别尔谢涅夫不以为然。“顺便问一下，你的浅浮雕完成了么？”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吧！”舒宾拖长着声调感叹说。
“我看看真正的作品，看看前人的名作，看看珍奇的古物，就把自己不象样子的东西摔碎啦。你现在指点我欣赏大自然，还说：‘这儿也有美。’当然，在一切事物中都有美，甚至在你的鼻子尖上也有美，可是你总不能把各式各样的美都追求到。古人——他们就没有刻意去追求美；可是，美却自己跑进了他们的作品里，美从哪儿跑来的呢——天晓得，也许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我们的野心不可能太大；我们的手太短了。我们在一个小河里垂下钓钩，就只会守候着。鱼来上钩了，托福！可是，鱼儿不来上钩呢……”

舒宾伸了一下舌头。

“等一等，等一等，”别尔谢涅夫反驳道。“这是一种荒谬的高论。如果你对美没有共鸣，你到处碰见美却不会去爱它，那么美就不会跑来找你，也不可能出现在你的艺术里。如果非常美的风景，非常美的音乐，一点儿也感动不了你的心灵，我是想说，如果你对它们没有共鸣……”

“嘿，你呀，好一个共鸣家！”舒宾脱口而出地说，为自己这个新造的名词笑起来，可是别尔谢涅夫却在沉思。“不，老兄，”舒宾继续说道，“你是个聪明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候补博士，要跟你争论可困难啦，尤其是我，一个没有读到毕业的大学生。不过，我还是给你说吧：除了自己的艺术，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在少女身上，而且从某个时期起……”

他翻过身来，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

在沉默中过了好几秒钟。中午炎热的沉寂，笼罩在燃烧着的、已经疲倦起来的大地上。

“至于谈到女人，”舒宾又说起来。“怎么没有任何人能够使斯

塔霍夫更守规矩点呢？你在莫斯科见过他吗？”

“没有。”

“老家伙完全发疯啦。他整天坐在他的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里，无聊透啦，可他还是在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愚蠢至极……简直令人作呕。你想想看吧！上帝赐给了这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可他却不，还是非要去找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不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那副象鸭子嘴模样的更丑陋的尊容了！前几天，我给她塑了个有点丹唐^①风格的漫画像。塑得倒挺不错。等一会我给你看吧。”

“而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的半身雕像呢，”别尔谢涅夫问道，“有进展吗？”

“没有，老兄，没有进展。这个人的脸庞可叫我陷入毫无办法的窘境。你一眼看去，线条清楚、端正、笔直；好象要雕塑得相象并不难。可是，实际上不行……就象神话里的珍宝，可望而不可即。你可曾注意到，她怎样听人说话吧？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只是眼神在不断变化，而由于眼神的变化，整个人的姿态也在变化。在这样的场合，一个雕塑家，而且又是个很糟糕的雕塑家，你说，该怎么办呢？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一个怪人，”他沉默一会儿后，又补充道。

“是的；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别尔谢涅夫跟着重复道。

“而她却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瞧，此外，有人还谈论到她的出身、血统。是啊，有趣的是，她确实是他的女儿，她象他，也象她的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由

^① 丹唐（1800——1869年），法国雕塑家、漫画家。

衷地尊敬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她还是我的恩人；可是，她本来就象一只母鸡。叶连娜这么美丽的心灵是从哪儿得来的呢？是谁点燃起她这心灵的火光呢？你看，又给你提出了一个问题，哲学家！”

但是，“哲学家”仍然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别尔谢涅夫向来不喜欢说话太多，而且当他说话时，也说得讷讷拙拙，不流畅，还不必要地摊开两只手；而在这个时刻，他心里感到一种特别的寂静，一种类似疲劳，又类似忧郁的寂静。经过长时间的、每天要占去他好几个钟头的艰苦的工作之后，不久以前他才搬到城外住。无所事事，空气的清新和令人愉悦，到达目的地的感觉，跟朋友充满奇想的、随随便便的交谈，一个突然浮现的可爱的人的形象，所有这些不同的、同时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好象相类似的印象，在他的心里汇成了一股总的情绪，这情绪使他得到安慰，使他激动，也使他感到疲乏无力……他曾经是个很暴躁的年轻人。

椴树底下，显得凉爽而且安静；蜜蜂和苍蝇飞到椴树的阴影处，它们嗡嗡营营的响声也好象变得更轻微了；洁净、细小的青草一片碧绿，没有染上一点金黄，也不见在轻轻摆动；修长的花茎，好象中了魔法似的，一动不动地直立着；一串串黄色的小花儿，好象僵死了似的，挂在椴树下边的枝条上。随着每一次呼吸，令人愉快的芬芳沁人心脾，而肺腑也惬意地呼吸着那阵阵香气。在远处，从河流那边一直到天边，一切都灿烂光明，一切都在闪烁着光辉；在那儿，间或吹过一阵微风，闪烁着的光亮也就在扩散起来；大地上晃动着一阵阵蒸汽。听不到鸟鸣；鸟儿在酷热的时刻是不会唱歌的。可是，纺织娘^①到处都在吱吱唧唧地叫

① 又名螽斯。

着；坐在凉爽地方，在寂静中听见这生命的热烈的叫声，倒也令人心旷神怡：它既使人昏昏欲睡，又唤起人的遐想。

“你是否觉察到，”别尔谢涅夫忽然开口道，用手势帮助自己说话，“大自然正在我们心里激起一种多么奇怪的感情吗？在大自然中，一切都这样完美，一切都这样明朗，我想说的是，一切都对自己这样心满意足，我们理解这一点，也欣赏这一点，可是同时，大自然却至少在我心里总是引起某种不安，引起某种彷徨，甚至忧郁。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在大自然面前，正当面对着它的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全部不足，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或者更加意识到，我们很少感到象大自然对自己心满意足那样的那种满足呢？反过来，我想说的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大自然却正没有呢？”

“嗯，”舒宾回答说，“我告诉你吧，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你叙述了一个单身汉的感受，这种单身汉不会过日子，而只是在观望和发呆。干吗要观望呢？你自己好好地生活吧，你就会好极啦！不管你怎样敲大自然的门，它都不会以清楚的语言作答，因为它是哑巴。象一根弦那样，它可以发出响声和呻吟声，但不可能期望听到它的歌声。一颗活跃的心——特别是女人的心，却可以给你作出回答。所以，我的高尚的朋友，我劝你找个你心爱的女朋友，那么，你的一切苦恼情绪都会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你说，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这种彷徨 这种忧郁，本来都不过是你自己感情上一种饥渴的表现。你给自己的肚子装进真正的食物，一切也就马上不成问题啦。我的老兄，你就在生存的空间占下自己的位置，自得其乐地生活吧。不错，大自然又算是什么，有什么用呢？你就自己听一听吧。爱情……这是多么有力、多么热烈的字眼！大自然……

却是个多么无情、多么学究气的词！所以啊（舒宾唱起来）：‘万岁呀，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或者不，”他又补充道，“不是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好吧，反正都一样！Vous me comprenez。①”

别尔谢涅夫稍微抬起身，攥起两只拳头支着下巴。

“干吗开玩笑，”他说道，没有望一望自己的同伴，“干吗说些挖苦话呢？是的，你说得对：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是一种伟大的感情……可是，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爱情？”

舒宾也稍微抬起身。

“什么样的爱情？随便什么样的爱情都可以，只要有它就成。我坦白地对你说吧，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不同的爱情。假如你爱上了……”

“就要一心一意地爱，”别尔谢涅夫接着说。

“是呀，这当然啦，心可不是苹果：它是不可能分割开的。如果你爱上了，你就对啦。我可不想挖苦人。我的心简直被软化了，现在我心里是这样温柔……我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大自然——照你所说的——竟会对我们发生影响。那是因为它在我们心里唤起爱的要求，可又不能使爱得到满足。爱把我们轻轻地推到别人的活蹦乱跳的怀抱里，可是我们并不懂得爱，倒是在期待着爱本身的什么东西。哎呀，安德烈，安德烈，你看这阳光，这天空，多么美啊，所有一切，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多么美啊，可你还在忧愁；不过，如果在这个时刻，你手里握着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手，如果那手和那整个女人都是属于你，如果你哪怕用她的眼睛去观看，不是用你自己的孤独的心情，而是以她的情感去体会

① 法语：“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那么，安德烈，大自然在你心里引起的就不会是忧愁，不会是彷徨，你也不会去注意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本身会愉快地欢唱起来，它会配合你唱着赞美的歌，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赋予沉默的大自然以发声的舌头啊！”

舒宾一跃而起，徘徊着走了两遍，但别尔谢涅夫低垂着头，他脸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他开口道，“大自然并不是经常都向我们暗示着……爱情。（他不是一下子说出“爱情”这个字眼。）大自然也会吓唬我们；它使我们想起那些可怕的……是的，想起那些不能了解的奥秘。难道不是它要吞掉我们，不是它正在不断地吞吃着我们吗？在大自然里，有生，也有死；在大自然里，死也象生一样，同样会大声地发出预兆。”

“在爱情里也有生和死，”舒宾插话说。

“然而，”别尔谢涅夫继续道，“比如说，当春天我站在森林里，站立在一片碧绿的密林中，当我好象觉得听到了奥白龙^①的角笛那浪漫情调的笛声的时候（当别尔谢涅夫说出这些话时，他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难道这也是……”

“渴望爱情，渴望幸福，如此而已！”舒宾接着说。“我也知道这些仙乐，我也同样懂得在森林的浓荫下，在树林里边，或者在黄昏时刻的开阔田野上，当夕阳西沉，从灌木林后面河上升起轻雾的时候，心里所产生的那种激动和期待。可是，从森林里，从河流上，从陆地上，从天空中，从每一朵云彩里，从每一片青草上，我都期待着，我都渴望着幸福，在这一切中我感到的是幸福

① 奥白龙，法国神话中的神仙王。据说，他生活在森林里，经常吹奏着声音悠扬动听角笛。

的临近，听到的是幸福的召唤！‘我的上帝啊——光明和快乐的上帝！’我曾经这样开始写过一首诗；应该承认：这第一句诗非常好，可是第二句我怎么也没能够胡诌出来。幸福啊！幸福！趁生命还没有消逝，趁我们还能够完全支配我们自己的四肢，趁我们还没有走下坡路，而是正在走着上坡路的时候！见它的鬼去吧！”舒宾突然热情迸发地继续说，“我们正年轻，并不是天生有缺陷的人，也不愚蠢：让我们为自己争取幸福吧！”

他抖动了一下鬓发，自以为是地带着挑战的神态，向上望了一下天空。别尔谢涅夫抬起眼睛望着他。

“难道任何比幸福更崇高的东西都没有么？”他轻轻地说。

“可以举个例子吗？”舒宾问道，又站住了。

“比如说吧，我同你，象你所说的，都正当年青，假定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各人都希望为自己得到幸福……可是，‘幸福’这个字眼，难道是能够使我们俩团结起来，激励我们，使我们互相伸出手来的字眼吗？这个字眼难道不是个利己主义的，我是想说，不是个使人分裂的字眼吗？”

“那末，你知道这些能使人团结起来的字眼吗？”

“知道；倒不少；你也知道它们。”

“真的？这是些什么字眼呀？”

“就比如说艺术吧——因为你是个艺术家——还有祖国，科学，自由，公正。”

“爱情呢？”舒宾问道。

“爱情也是个使人团结起来的字眼；但是，并不是你现在所渴望的那种爱情：不是为了快乐的爱，而是要蒙受牺牲的爱。”

舒宾皱起眉头。

“对德国人说来，这是很好的。可是，我要为了自己而去爱；